



Hermann Hesse

Klingsors letzter Sommer



克林索尔的
最后夏天

易海舟 译

「德」赫尔曼·黑塞 著

黑塞自传式小说

Hermann Hesse

同李太白、杜甫、路易、
亚美尼亚占星师一道漫游

克林索尔的 最后夏天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
易海舟 译

Hermann Hesse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; 易海舟译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ISBN 978-7-201-14270-8

I. ①克… II. ①赫… ②易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6766号

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

KELINSUOER DE ZUIHOU XIATIAN

-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出 版 | 天津人民出版社 |
| 出 版 人 | 刘 庆 |
| 地 址 |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|
| 邮 政 编 码 | 300051 |
| 邮 购 电 话 | 022-2333246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tjrmcbs.com |
| 电 子 信 箱 | tjrmcbs@126.com |
| 责 任 编 辑 | 霍小青 |
| 产 品 经 理 | 殷梦奇 |
| 书 籍 设 计 | 朱镜霖 |
| 制 版 印 刷 |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 × 1092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5.25 |
| 插 页 | 4 |
| 字 数 | 85千字 |
| 版 次 印 次 |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9.80元 |
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目录

一个中篇

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

1

一些随笔和几首诗

漫游

91

译后记

151

一个中篇

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

导语

画家克林索尔四十二岁那年，生命中最后的夏天，是在靠近潘潘毕奥、卡雷诺和拉古诺一带的南方地区度过，那是他早年就爱上并频繁造访的地区。那儿诞生了他最后的画作——被自由重塑的现实世界形体，奇异、明亮而静默，梦幻般静默的扭曲树木和植物般的房屋，相比于他“古典时期”的创作更受行家们喜爱。那时他的调色板仅有几种极艳的颜色：明黄、赤丹、维罗纳绿¹、宝石绿、钴蓝、钴紫、法国朱红和天竺葵漆。

深秋，克林索尔的死讯震惊了他的朋友们。他生前的一些信中已流露了对死亡的预感与愿望，也许关于他是自杀而死的流言就是这么来的。而另一些有争议的流言也并不比前

1 维罗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浪漫古城，维罗纳绿指一种偏黄的淡绿。（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）

一种更可靠。许多人说，克林索尔已疯了好几个月。而某位稍敏锐些的艺术评论家，试着去诠释他最后画作中的震撼与狂喜，并非世人所说的疯癫！比这些更有说服力的是与克林索尔酗酒有关的奇闻异事。他的确酗酒，自己也比任何人更坦率地承认这一点。他在一些时期，包括人生最后几个月，不仅喜爱痛饮狂欢，也有意识地把醉酒作为麻痹痛苦的方式，缓解时常难以忍受的忧郁。他迷恋写出最深刻酒词的诗人李太白，也常在酒醉中自称李太白，称一个朋友为杜甫。

他的作品继续活着，而在他熟人的小圈子里，他的人生传奇和最后夏天也被继续传颂。

克林索尔

一个更热情更短暂的夏天开始了。这些炎热白日虽然漫长，却如旗帜般燃烧，在熊熊火焰中消逝。短暂潮湿的月夜连着短暂潮湿的雨夜，一如梦境倏忽幻化，激荡着一周周的光华。

子夜过后，克林索尔夜游归家，站在他画室的窄窄石台上。迷离古园深陷于下方，一片幽深树影密密交错：棕榈树、雪松、栗树、紫荆、山毛榉、桉树，被攀缘植物及紫藤缠绕。这片树影上，夏玉兰的箔白大叶反射着浅浅微光，雪白大花半开其间，硕如人头，皎如月与象牙，漾出一股饱满醉人的柠檬香。音乐不知从何处懒懒飘来，或是把吉他，或是架钢琴，无从分辨。养禽场中一只孔雀忽然叫起，两三声，撕破森林的夜，这痛苦的声音短促、苦涩、生硬，似自深渊处尖利嘶喊出一切动物的苦难。星光在山谷中流淌，绵延无尽的森林中，一座古老神秘的白色小教堂高耸着，遗世独立。远

处，湖、山、天融为一体。

克林索尔着单衣站在阳台上，光臂撑着铁护栏，有些烦闷地用灼灼双眼看着天地的书写：泛白夜空中散落群星，树云暗影中透出微光。孔雀提醒了他，对啊，又是夜已深，现在无论如何都该睡了，必须设法睡着，或许安睡几晚，每晚真正睡上六至八个钟头，人就能缓过来了，眼睛也变得听话、耐用，心也会平静些，夜眠不再有痛苦。可若这样，夏天就溜走了，这些璀璨的极乐夏梦也都没了：千杯未喝的美酒佳酿泼洒了，千个未遇的爱意眼神碎裂了，千张未及欣赏的图景，一去不返地湮灭了！

他将额头与生疼的双眼贴向冰冷的铁栏，清凉片刻。也许再过一年，或更早，这双眼睛就要瞎了，眼中的火焰也熄了¹。不，没人能承受如此激烈的生活，即使是他，十条命的克林索尔也不能。无人能长久地、夜以继日地燃烧所有光亮，燃烧所有心火；无人能长久地、夜以继日地站在火焰中，白天热烈作画，夜里热烈畅想，越来越享受，越来越有创造力，感官和神经越来越清醒敏锐，如同一座殿堂，所有窗后

1 《克林索尔》是黑塞的“自传式”小说，反映了他在1919年前后遭受的生存和精神危机，所以长期困扰黑塞的眼疾也被写在了主人公身上。

日日华乐奏响，夜夜烛火通明。会结束的，已挥霍太多自身之力，燃烧太多眼睛之光，流失太多生命之血。

他突然笑着直起身子。倏忽想起：已多次这么觉着，这么想着，这么怕着了。他在人生中所有美好、丰盛、灿烂的时期，甚至早在青春期，都是这么过的：像根两头燃烧的蜡烛，怀着一种悲欣交集的感触纵情燃烧；怀着一种绝望的渴求喝光杯中酒；怀着一种幽隐的恐惧面向终亡。他已常常这么活着了，常常这样举杯痛饮，常常这样熊熊燃烧。终亡时而变得温和，像一场无知无觉的深度冬眠；时而又变得可怖，是虚无荒凉、难忍之痛，是医生、悲伤的放弃、懦弱的胜利。而每一个盛放期的终亡，都比前一个更糟，更有毁灭性，但他也都挺过来了。于是，在数周或数月后，在折磨或麻木后，又迎来新生，迎来新的燃烧，被压抑的火又一次破土而出，他会创作新的灿烂画作，闪耀新的生命激情。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，而那些自我否定和自我折磨的时期，那些愁闷的低潮期，则沉没、被遗忘。这样挺好。这一回也该与往常一样吧。

他想着今晚见到的吉娜的微笑，夜归途中，关于她的想法就一直在他脑中温柔萦绕。这个姑娘在她纯真腼腆的光彩中是多么美丽温暖啊。他轻声自语，就像又对着她耳

语一般：“吉娜！吉娜！卡拉·吉娜！卡丽娜·吉娜！美人吉娜！”

他回屋，再次打开灯，从一个杂乱的小书堆中找出一本红色诗集；他想起一节诗，美得无以言表，充满爱意。他找了半天，总算找到：

不要就这样把我留在夜晚和苦痛中，
顶可爱的你，我的月亮脸¹！
哦你啊，我的闪磷，我的蜡烛，
我的太阳，我的光明！

他沉醉地汲饮这些词句的暗醇佳酿。“哦你啊，我的闪磷”和“我的月亮脸”是多么美，多么真挚而具有魔力啊！

他微笑着在高窗前来回踱步，朗读这些诗句，遥遥呼唤吉娜：“哦你啊，我的月亮脸！”声音因柔情而变得低沉。

接着他打开画夹，经过白天漫长的工作，他在晚上依然带着这个夹子。他翻开最爱的那本写生小册，寻找昨日和今

1 “月亮脸”在德语中是一种戏称，指胖胖的脸庞。此处指姑娘婴儿肥的可爱脸庞。

日的最后几页画：有着深深岩影的锥形山，几乎被塑造为一张鬼脸，痛苦欲裂的山似乎要尖叫；山坡上半圆的小泉井，石拱填满黑影，一株石榴树在泉上开出血红花儿。这些是只给他自己看的，只是秘密暗号，是匆忙贪婪地记下的某个瞬间，是记忆忽闪中，那些自然与心灵共振的瞬间，新鲜而洪亮。然后他翻看一些更大的彩画，白纸上艳彩斑斓：小树林中的红屋如绿丝绒上的红宝石般炽红，卡斯提格利亚铁桥是蓝绿山中的一抹红，一旁有紫色大坝、粉色街道。他继续看：砖瓦厂的烟囱，浅凉绿树前的红火箭，蓝色指路牌，布满稠云的浅紫天空。这张画不错，可留。但厨房入口那张就可惜了，钢色天空中的那抹红棕色画对了，它有所表达。然而只完成了一半：当时照在画上的阳光反射到他眼里，刺得双眼剧痛难忍。此后他将脸久久浸泡在溪水中。现在，暴虐金属天空上的棕红色在那里，很好，没有丝毫渲染和偏差来矫饰和破坏它。若无铁丹是画不出这效果的。这儿，在这片区域，有秘密。自然界的形体，上与下，厚与薄，都是可以变化的，人类应该放弃所有模仿自然的天真手段了。人类亦可伪造色彩，诚然，人可用百种手段提升、晕染、转化色彩。但若要用色彩涂绘一小片自然，就得注意，颜色间必须精准无差地处于与自然一致的比例中，处于与自然一致的张力中。在这

点上人是依赖自然的，在这点上绘画永远是自然主义的，就算你用橙色替代灰色，用茜素红替代黑色。

于是，一日又这样被挥霍掉了，收获寥寥：画有工厂烟囱的那张，红蓝调的另一张，也许还有泉井那张写生。明日若是阴天，他就去卡拉毕那，那儿有浣衣女的劳动间；若又下雨，他便待在家中，开始那幅小溪的油画。但是现在，睡觉！又过一点了。

卧室里，他脱去衬衫，用水拍肩膀，水滴滴答答落在红砖地板上。他爬上高高的床，关了灯，看着窗外苍白的萨鲁特山，那是他在床上凝视过千万次的山形。一声猫头鹰叫从林谷传来，低沉如夜眠、如遗忘。

他合上眼想着吉娜，想着浣衣女的劳作间。天神哪，千万种事物在等待，千万杯酒已斟满！这世上就无不该被画之物件！就无不该被爱之女子！为何要有时间？为何总是愚蠢地按部就班，而非澎湃地同时进行？为何现在自己躺在床上，如同一位鳏夫、一位老人？在整个短暂生命中都可去享受，去创造，但人们却总是一曲接一曲地唱，却未曾与一切人声乐器共鸣，创造出完美大交响。

很久以前，十二岁时，克林索尔就是有十条命的。那时男孩子们玩强盗逃脱游戏，每个强盗都有十条命，若被追赶

者的手或标枪碰到，便会失去一条命。不管剩六条命、三条命还是一条命，人都有机会逃脱，只有丢了十条命才会失去一切。不过，克林索尔要用尽十条命才会感到自豪；而如果他用九条、七条命便逃脱了，反而觉得羞耻。他曾经就是这样的男孩子，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时代，对他来说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什么是艰难的，克林索尔爱着一切，统领一切，拥有一切。他便一直这样向前进，这样带着九条命活着。就算从未抵达圆满，从未实现澎湃的大合唱，他的歌谣也从不单调贫瘠，相比于别人，他总有更多弹奏的琴弦，更多扔进火里的钢铁，更多背囊里放的塔勒¹，更多车上载的玫瑰！谢天谢地！

花园的幽静听来圆满有生机，如一位熟睡女子的呼吸！孔雀这般叫着！胸中的火这般烧着，心脏这般跳着，这般喊叫着、承受着、欢呼着，血液流动着。在这卡斯塔格奈塔山上，真是一个美好的夏天啊，他美美地住在他古老高贵的废墟中，美美地俯视成百栗树林繁茂的脊背。多好啊，从这古老高贵的森林宫殿世界一遍遍贪婪地下山，望着五光十色的红尘，用五光十色的艳彩来描画它：工厂、铁路、蓝色电车

1 18世纪仍通用的德国银币。

厢、码头的海报柱、昂首阔步的孔雀、女人、牧师、汽车。他胸腔里的这股情绪是如此美、如此折磨人、如此难以捉摸，这一腔爱恋与颤抖的渴望，向着生命的每一次斑斓结合与撕裂；这甜美狂烈的欲望，促使他去观看、去创作。但同时，他的内心也似透过一层薄罩般隐隐知晓，这一切不过是稚气和枉然！

短暂夏夜烧化了，绿谷中升起湿气，千百树木的汁液在沸腾，千百梦境从克林索尔的浅眠中涌现，灵魂穿过他人生的镜厅，一切图景幻化，每一次都展现出新的面孔和意义，产生新的连接，如一空繁星在骰筒中摇晃。

这些迷梦中的一幅图景震撼了他：他躺在森林里，一位红发女子卧在他怀中，一位黑发女子依在他肩上，还有一位女子跪在他身旁，亲吻他的手指。到处都是女人和姑娘，有些非常年轻，有着细长的腿；有些正值盛年；有些已经成熟，有了智慧的印记、疲惫的皱纹。但所有女子都爱他，都希望被他爱恋。于是女子间爆发了战火，红发女用敏捷的手抓扯黑发女的头发，把她拉扯到地上，自己也倒地了。女人们互相推搡，每位都在叫、撕、咬，每位都在伤人和被人伤害，大笑、怒吼与痛号相互缠绕，相互纠结，血流得到处都是，丰满肉身被残酷撞击。

带着一种悲伤不安的情绪，克林索尔醒来数分钟，睁大眼注视墙上透光的洞。那些疯女的张张脸孔犹在眼前，其中许多是他认识并叫得出名字的：尼娜、赫敏、伊丽莎白、吉娜、伊迪斯、贝尔塔。他犹在梦中，用嘶哑的声音叫出来：“孩子们，停止吧！你们在说谎，你们在向我说谎；你们并不是想要撕碎彼此，而是想撕碎我，我！”

路易

“冷酷的路易”¹从天而降。这位克林索尔的老朋友萍踪浪迹，以铁路为居所，以行囊为画室，现在突然到访。天空流淌下美妙光阴，和风轻抚，他俩一起画画，在橄榄山²，在迦太基³。

“一切绘画到底有价值吗？”路易赤身躺在橄榄山的草地上，后背被阳光晒得通红。“人们画画只是因为沒有更好

-
- 1 “Louis”在本篇小说中指代与黑塞同时代的瑞士表现派艺术家路易·莫列（Louis Moilliet）。艺术家协会“蓝骑士”成员。1919年他拜访住在蒙塔诺拉的黑塞，与其一同作画，两人结下终生友谊。“冷酷的路易”是黑塞给他起的绰号。
 - 2 橄榄山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城东，著名的客西马尼园（耶稣和门徒聚会及被捕地）和万国教堂都在此地。
 - 3 迦太基位于非洲北海岸，是如今突尼斯的一个城市。1914年是路易·莫列传奇的“突尼斯之旅”的一站。路易与另外两位表现派艺术家乘坐的蒸汽船也叫“迦太基号”。